

光緒八年續修

張大中丞鑒定

平遠縣志

縣署藏板

平遙縣志序

歲庚辰余膺山西通志之聘赴會垣道出平遙訪吾友靈石王韡堂農部於超山書院時邑令恩君子嚴方延君續纂縣志未幾恩君擢首邑繼之者蒙古錫君清弼越壬午錫君去而徐君芮南來宰是邑志於是乎成君貽書索序會余疚作五旬不克

操觚君又專人來督乃強為序其大略曰
古之方志志郡縣廢置疆域分合山川險
易田賦多寡而已降及後世乃復侈陳人
物臚列文詞而於地之沿革反區霧荒忽
十不能得五何怪乎識者之過而不顧也
平遙為中都平陶史冊章章而平陶有二
中都有三稍有未晰即涉紛如矣二平陶

者左昭二十八年分祁氏田以為七縣司
馬彌牟為鄖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
為平陵大夫杜注直指為太原之烏縣祁
縣而不言平陵所在竊以漢之平陶東北
曰大陵西南曰京陵恐三邑皆平陵之地
一名而三析之矣此漢之平陶在今文水
縣境者也魏地形志太原郡平遙縣下注

曰二漢晉為平陶有京陵城平遙城過山
吉甫以為本平陶縣地子元以為避太武
名燾而改此則魏之平陶改為遙以避諱
在今縣境者也三中都者左昭二年晉侯
謂陳無字非卿執諸中都杜云晉邑在西
河界休縣東南夫自漢置中都晉初未廢
元凱不以見有之縣實之而必遠指界休

東南則其確有依據可知矣此今介休境
之中都春秋即見者也魏志太原中都下
注曰有榆次城然魏本自有榆次縣無乃
複乎及樂史乃云真君九年徙中都治廢
榆次縣東北始知所謂榆次城者蓋廢縣
而非見置之縣也此今榆次境之中都魏
以後始有者也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後九

年伐取趙中都西陽趙世家同

東原戴氏
與曹給事

書誤引作
西都中陽

正義引括地志云中都故縣在

汾州平遙縣西十二里即西都也案漢高

十年置代王文帝所都之中都即此此則

今縣境之中都漢以來所治者也凡此數

者君於志中略同此意其勤於考訂概可

見矣抑余尤有奇者平遙舊志為邵陽康

太乙所撰而今邑令徐君籍朝邑又與康
為鄉里非偶然也徐君與余交十年稔知
其淹洽今為君下榻計必有鍼芥之投二
君杯酒餘閒取自來沿謬襲譌之說從容
論定則辨明三古上之遺蹟較之漢唐以
後為功尤鉅因地主寓公皆雅材鴻博故
敢以是斲之度不至河漢斯言也

光緒壬午十月之望聞喜楊深秀存甫
撰於太原志局

案中都亦有西都之名即据括地志當
自不誤中陽東翼汾水水經注亦言之
戴東原稱西都中陽實非杜撰特史記
原文不爾耳惟戴之汾州志實是名作
屬邑自多遵用其說要知此一說不可

從也志中於西都一條亟應采魏王泰
之說以備異名若中陽則在今甯鄉境
平遙志勿問可也肩存又識



平遙縣志跋

從來志乘與國史相表裏子輿氏舉晉乘楚檮杌與魯春秋相提並論則志之修固不重哉歲

丁丑三晉薦饑

升任大中丞威毅伯曾公同

各憲長勤宣

朝廷德意多方賑恤民賴以蘇時
當博濟功成之後吏治民風思
所以澄敘而轉移之俾得觀感
奮興之資也爰有重修晉志之
命良於庚辰春初蒞汾西適際
斯役乃自二百年來未嘗補輯
秉筆者苦無採擇由是訪軼事

於野老農夫之口尋斷碣於荒
煙蔓草之中僅就見聞所及連

綴成篇文

體龐雜

至今猶以爲

憾若夫陶則帝堯始封之都也

迺志之失修年亦與汾西相埒

微奉上游之檄亦當以此爲先

務良既量移來此方愧學識才

之一無所長又地處衝繁心勞
政拙將汾志之所謂率爾操觚
者亦幾無暇計及而猶幸前任
恩大令設局採訪延攬名流先
已共治其事如王農部武大令
暨在事諸君皆實事求是悉心
編校分體辨例至詳且盡閱一

歲而志成共執卷示良且囑一

言爲敘

良

景夫前賢令經始之

善又樂觀諸君子圖成之功謹

詳巔末以志梗概至於萃衆長

以輯是編誠有與史筆相輝映

者良得挂名簡末亦云幸矣又

何敢敘焉

知縣事蒙古錫良識